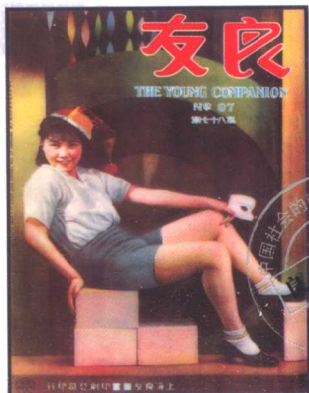


◎编者=程德培 邵元宝 杨 扬



1926—1945

THE COMPANION PICTORIAL

良友

小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编者=程德培 郜元宝 杨 扬



1926-1945

THE COMPANION PICTORIAL

良友

小说

上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1926—1945 良友小说 / 程德培, 郅元宝, 杨扬编. —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ISBN 7-80681-264-4

I. 1... II. ①程... ②郅... ③杨... III. 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现代 IV. 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3) 第 060923 号

1926 — 1945 良友小说

编 者: 程德培 郅元宝 杨 扬

责任编辑: 余 同

设计制作: 夏季风工作室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online.sh.cn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浙江萧山日报印刷厂

开本: 640 × 960 1/16

印张: 35.75

插页: 8

字数: 401 千字

版次: 2004 年 1 月第 1 版 200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7-80681-264-4/I·034

定价: 58.00 元 (上下两册)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郜元宝

编者序

《良友》是“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出版发行的图片文字几乎各占一半的杂志，它既非纯文学刊物，也非单纯的画报，但兼具画报与文学杂志之长，拥有不同层次与更大范围的读者。这样亦图亦文尤其彩色图片印制极其精美的杂志，当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国际上也很先进。《良友》1926年创刊，在大陆地区一直办到1946年，见证了二十年代末至四十年代末整整二十年中国社会的风云变幻，文史价值不言而喻。

在大陆地区长达二十年的历史中，《良友》经历了从初期迎合国民政府到后来积极参与抗战同情左翼的过程，但《良友》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民间刊物，政治色彩的转变不过是当时一般民间刊物所共有的一副时髦面具，其真实面貌则比较中庸平实，这只要看它二十年基本不变的栏目设计就可以知道。

《良友》百分之九十多的封面都是都市时髦女郎、贵妇人或电影女明星照片，可见它给自己的基本定位是时尚刊物。封面之后占据显著位置的，



是国内外政治新闻的图文介绍，其中政坛风云人物的照片占了绝大篇幅，这种政治报道的角度也带有明显追求时尚的用意。《良友》后来政治报道对象有所扩大甚或转变，但那仍然是由一种时尚意识所决定的。当然，采访中共著名人士和八路军高级将领、报道丁玲的西北战地服务团等等，也表现了一定的左翼立场，不过这在当时也还是一种时尚，并不能简单理解为某种现实的政治倾向。比如这以前，丁玲在《良友》上首次露面，就是作为“理想女性”的一种类型——文采型——而和女明星、女运动员、贵妇人、交际花等组成过一个硕大的圆圈的。政治报道可以成为一种时尚设计和时尚开发的资源，这在今天已经并不难理解了。

政治报道之后，就是更具时尚气味的比如世界风俗写真、旅行散记、中外体育、中外电影、名人婚宴、明星行踪乃至都市日常生活指南等，这些内容实际上和政治报道一起构成了《良友》独特的时尚报道体系。时尚意识软化了它一度比较僵硬的政治面貌，使之在文化上呈现出开明务实的气象，所以往往不同立场、风格与色彩的人或事的报道能够并存不悖。即以报道文化人為例，二十年代末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候，就既曾揭载过胡适之抨击时政的文章《请大家来照照镜子》和胡博士与上海中西女大学毕业生的合影，也发表了采访鲁迅的文章与鲁迅本人的“自叙传略”以及那幅坐在书房里气定神闲睥睨一切的照片。《良友》之所以受到普遍欢迎，原因就在于它的内容庞杂，信息丰富，和超乎这一切之上的执著的时尚意识。

《良友》文字部分也颇可一观，有人物专访，“现代成功人士自述”，小说，散文，随笔和通信——《良友》的通信多为《良友》记者从采访地（外地或国外）发回来的新闻报道或旅行见闻性质的文字，也可归入散文随笔。

《良友》历任文字编辑如周瘦鹃、梁得所、马国亮,包括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发起人余汉生,皆能文之士,他们的文字经常出现在自己的杂志上,但《良友》本身决不是他们自己的文字的天下,就是说,他们并不把自己的趣味、自己的标准强加给读者,而是尽量吸引当时活跃在文坛上的各种风格的作家加入他们的文字版面,我们说《良友》的文字颇可一观,主要就是这个意思。

这次就以名人自述、小说、散文、随笔四种体裁为准,将《良友》文字部分稍加整理,介绍给广大读者。我们编选工作的主旨,坦白地说,就是编而不选,不自作聪明地妄加轩輊,随意删减,而是尽量求其全备。这几册书的好处,也许就在于较多地保存了历史真实并可以免了读者的翻检之劳;发表在《良友》上的文章基本都在这里了,读者尽可以根据自己的阅读来判断这家在中国现代出版史上发生过重大影响的时尚杂志的文字品位。

《良友》杂志上的文章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策划的更具规模和系统的“良友丛书”以及该公司出版的其他图书,虽有一定联系,但毕竟性质不同。“良友图书印刷公司”所出之书,许多作者也是《良友》杂志的作者,但杂志文章和丛书之类毕竟是两个不同的出版系统,编者、发表空间和读者对象都有区别。整理编选“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多年来出版的大量图书是另一种极有价值的工作,也已经有人在做了,我们这里只是比较集中地介绍《良友》杂志上的文字,并不涉及此外由同一家公司策划出版的其他图书,这是要特别提醒读者注意的。

2003年8月4日识于酷暑中



良友



目 录(上)

CONTENTS



郇元宝	编者序	1
滋 穆	华亭鹤	1
韦 佩	秘密的回忆	16
蒋牧良	线春袍子	25
尤绍曾	搬家	39
傅红蓼	苦衷	52
沈 沦	捉鬼的故事	58
张天翼	知己	70
郑伯奇	香港的一夜	81
袁 展	芳子姑娘	92
王 朱	被遗忘的人	108
劳 心	梅雨日记	120
沈 沦	活菩萨	136
王家械	神秘的尾巴	150
黑 丁	债	163
胡依凡	父亲	178

目 录 (上)

CONTENTS

张天翼	请客·····	190
沈 沦	赌徒·····	203
劳 心	大减价·····	214
王家械	成名以后·····	229
周楞伽	滦河上的一夜·····	240
潘子农	胃病·····	249

■ 滋 穆

华亭鹤

对着霁红胆瓶中方开的水仙，朱老仙用有长甲的右手中指敲着玻璃桌面，低低吟诵：

“蹴蹴周道，

鞠为茂草，

我心忧伤，

怒焉如捣！”——

抑扬地，和着发抒忧感的自然节奏。他吟到末句的“焉”字，拖长舒缓；像飘过秋云的一声鸿唳，像乐师紧住琵琶的么弦弹出凄清的曼音，……音波轻轻抖动，从他那微带嘎声的喉间送出，落到“捣”字上便戛然而止。他向眼前洁美的花萼呆看几分钟，重复低吟，但只吟末后二句。小楼上一切寂静，除掉一只小花猫在长藤椅上打着呼噜外，只听见老人的苦调。

快到残年了，每一过午都觉冷气加重。斜阳从淡蓝花格的窗帷中射入，金光淡淡，更不显一丝暖意。屋子里不生煤炉，却有一盆木炭安置在矮木架

上，一堆白灰包住快烧尽的红炭，似闻到某类植物烧化后的暗香在空间散布。薄光，炉火，与这屋主人很调和：他的身世也是将沉没下去的深冬斜日；是要全烧成冷灰的煨炭了。

但，一缕真感，——包着枯涩的泪晕与忧悒心事的感流，通过他的全身。两年以来，几乎没得一日松快，惟有独坐吟诵那些古老的至诚的诗句时，才觉出暂时有些微舒畅。

那两句，约莫吟过了十多遍，恰巧又在“捣”字上住口的刹那，一瓣尖圆的娇白花瓣从瓶口斜斜着落到镶螺甸的漆木盘中。老人若有会意地点点头，喉舌间的诗声同时停止，半探着身子用瘦干的指尖微微摇动那几朵水仙，却没有别的花片继续下落。他轻轻吐口气，把盘中的落片拈起，随手打开案边一本线装书想夹在古色古香的页间。突然，被一张工整字体的彩笺引起他的注意；原来在这本明刊精印的诗经里的笺纸上有他前几天亲手抄录的一首宋诗。

重看一遍，怕遗忘了似的，他把彩笺检出，郑重的放到书案的抽屉里去，然后，离开坐椅，拖着方头棉鞋在粗毛地毯上尽打回旋。一会，自己又若说话若背咒语的嘟哝着：

“喂！……华亭鹤唳，……华亭鹤唳，……知也否耶，——否耶？”

打呼噜的小花猫被主人的步声促醒，她在狼皮褥上用两只前爪交换着洗擦眼角。窗帷外，阳光渐渐收去，屋里的阴影从四面向中间沉湎，白炭下压住的炭火只余一星了。

老人还在来回徘徊，对声音光辉都不在意。

门，缓缓开动，一个短衣长辮的大姐挨进来，她本想一直走到书案旁

边，想不到老人却在小小的屋子中央闲踱，她伶俐的赶快止住脚步。

“老爷，——安先生在楼下候您，叫我来回一声呢。”

“安？……安大胡子，是他？”老人的眼光忽然灵活起来。

“是。”她轻应着。

“去，我就下去。……快！你去喊两部车子，要熟的。……”

半小时后，朱老仙与安大胡子已经在过得居的临街楼散座上对饮着竹叶青了。

冬天黑得早，市肆的电灯更明得早。这酒楼所在地的大街上有不少蓝红霓光广告牌子在空中或大玻璃窗前瞬变着炫目的流辉，分外显得闹忙。

朱老仙虽愿同老朋友到这儿吃几杯，却讨厌一抬头便触着所谓“奇技淫巧”的霓光灯。他，照例是先叹口气，然后端起酒杯绉一绉稀疏的苍眉。

“如果这酒馆在郊外，那该多好！……口里受用，眼上难过！——不错，是俗套了，可是我总得说说不说不成。安如。”

安大胡子的台甫“安如”二字，一向与朱老仙的脾胃相合，任管自个有什么烦恼，一见这位面容发胖，浓髯绕腮，笑眯眯着一双小眼睛的朋友就觉得骤然添了生趣，尤其是安如两个最称合不过的称呼。自己喊出来，像一切事都在太平雍容的时代了！所以安大胡子虽然用“仙翁”不离口的尊称，——为了身分与职业的旧观念，拘束惯了，不敢与老人平等相看。——朱老仙可老是安如安如地喊着，到现在已二十五六年了。

“这个世道，我说：……仙翁，口里受用便是福气！您，我，不都学过一些佛理？——您教给我的更多呀。‘我执’非破不可，咱非破不了？破一层少一层，譬如色，受，行，想，……什么的，哈哈，咱的色要破多容易！真色既破，这

点光，红红绿绿地，不碍，——不碍！哈哈，……对不对，仙翁？”

安大胡子有诱动朱老仙的本领，那就在他的口才，他的无可无不可的态度上。论学问，经历，朱老仙自然不用向他攀交道，但要聊天，吃酒，朱老仙却总愿意同他搭在一起。凡是他说的话头，不管合理不合理，总听得有趣。

“色，受，——想，行，还有‘识！’安如，您倒有您见解，没错儿，高有高的，低有低的。破色多容易？我看，不见得罢？从低处讲，您我大概不至过分执着，可是讲到所以然，……”

朱老一边赞美着，一边却要发大议论。先一口吃了多半杯金黄色的醇酒，右手摸摸下颏上稀疏的须根，又拾起竹箸点着木桌上的酒沥画一个圆圈，一字一顿地说：

“讲到所以然，‘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这种道理难懂得很。不拘那项；看呀，听呀，所想所去呀，一股脑儿把自个打消，——无我，也就是‘无碍亦无恐怖，’那真够上大彻大悟。安如，不客气，不说您差，我也是摸不着边儿。何尝不想？您去知道我现在罢，什么心境，找乐子，寻开心？只有咱还合调，别的，我太执着了！……太执着了！……”朱老一谈大道理便易发牢骚，不像初坐下时脸上显浮着愉快的笑容。

“自然，自然，我那儿，——那儿懂这些。多少记得几个字眼，还不是从仙翁您口上偷来的。不瞒您，我便宜在这点，傻里傻哥地混罢，横竖愁想还不是那档子事？我五十半了，仙翁，您长我十一岁，合得着成心给自己找别扭？人老，土埋半截，有吃有喝，下下棋，听听书，色呀，行呀，破也好，不破也得。再一说，……‘这’什么世道！命里注定，多大岁数还得过这火焰山。唉！

……今朝有酒今朝醉，干一杯，仙翁！……”

朱老清黄的面色上渐渐有层润光，原是一双秀目，经酒力牵动后，从皱摺的眼角里重射出热情的光芒。他对安大胡子凝神直看，及至听到末后几句话，他突然双手按住桌面立起来，像有什么重要的讲辞要向听众大声演说似的，可是不过一分钟又坐在硬木椅上，唇吻微颤，没即时说什么话。

这样动作与他心上的触感，安大胡子自然多少有点明白，三天两次他们见面，他，他的家，他的脾气，清清楚楚地印在安大胡子的记忆里，所以绝不惊奇，还是接说下去：

“——干一杯！”

朱老果然端起满杯一饮而尽，安大胡子照样陪过。

“不是我好多说话，仙翁，承您不弃，不为我在买卖上胡混快三十年便瞧不起，……我有话得尽情说，憋在肚子里总归难受。仙翁，看开点，儿孙自有儿孙福，您别恼，六十六了！不让他们去？再一说，大少君也四十靠边，什么事会上当？资格好，做事不是一年了，又见过大世面，懂得新事。……在别人都对您健美有做老太爷的晚福，……仙翁，你干吗净替古人担忧？自己的精神不舒服，这未免想的过点，……哈哈，我说话不会藏奸，都为您！真的！……哈。……”

这一套委婉开畅的劝解，凭空发论，不提事实，又得体，又关切。对面的朱老一直静听去，只是下陷的腮上那两条半圆形的肉摺松一下又紧一下，像咀嚼着五香茶干的味道，也像品评这位老朋友言语中的真诚。

安大胡子的谈锋自有分寸，他停住声音，便从磁碟里取过一枝白金龙用火燃着，深深地吸过几口，等着朱老答话。



有点与平常不一样,他呆坐在那里却急切不表示意见。凡谈到他的少爷,安大胡子向来晓得他有好些偏见,因为看事,论人,父子俩老不一路;可无大碍。不过他时时把不以儿子为然的话向安大胡子絮聒罢了。但,这一会,与平常对同一题材的文章的做法确有变异。安大胡子宽和的性格后面有的是独到的机警,便故意装作不留心,喊着堂倌来添酒,又要两样精致的热炒,把时间混过十多分钟。朱老忽然呛咳一阵,把几口稠痰吐进铜盂,急喝下一盅清茶,才强自镇定着慢慢地道:

“嗯……安如,您是和气人,应该说这个,我若是你可不一样?……儿孙问题,抛得开吗?您多利落,男花女花没有,到现在老两口,净找乐子。世事!我早明白,咳!利弊相间。……您不是说他不错,人大心大,更亏他见过大世面,懂得的太多了!——太多了!您凡事洒脱,我虽然多读过两句书,——书害了我。”

一提到“书”这个字,朱老在顿咽的嗓音下含有沉郁的重感。因此,他不自禁地把一团乱丝似的往事兜上心头,越发难过。又接着吃几口残茶。

“书害了我,无妨!安如,我敢说,恁吗不得法,我一辈子,——我能说,从十五岁起罢,竖起脊梁活到现在!有死的那天,我不会再折弯了。您,敢情不信?”

几句话火刺刺地富有生力,老人的喉咙突高起来,眼珠骤添威力。虽是夹杂上一句问话,却不待安大胡子的回复。

“不信?我不管谁信谁不信,人各有志!……话说回来,书害我,不过是不通世故;不过是脾气不大凑合,年轻人呢,我当初教他读书,错吗?从清末维新那时算起,我,您知道人家叫我做维新党。我宁愿少考两次乡试,到东

洋留学，……待会我再说旧日子的闲话。安如，您想我有孩子不教他读书，不教他读书？……”

又一阵咳呛停住了他的长篇大论，安大胡子把香烟尾丢在地板上，赶紧替朱老另倒一杯热茶趁机会道：

“哪能！哪能不读书，成吗？不要说仙翁这历代家风，我如有儿孙也得花钱要他们学本领，为一家，也为国家做事。……那能成，不上学，来来，先一口。”

朱老刚接过杯子，忽又放下，如用读旧文章的叹气声道：

“是呀，——可来了，净是茶渣。茶渣，这个比方不错，又苦又涩，清香的味儿早没了！读书，现在的读书造就什么？不过是没颜色没气味的茶渣；还好咧，如果渣子里加上毒药。您想吃下去受得了？”

“仙翁，说笑话，哪有说的利害。不是，新教育也造出好些人才来？”安大胡子陪着微笑轻轻地驳回去。

“对！可怎么人才，——好的偏咱不会造？”

“自个呢，希望总高些。像，……谁说他不是人才，这话我说辩护。哈哈……仙翁是过分的，……”

“不不！人才，我，所讲的人才不是只懂得拨算盘，赚利息那一类货色。至于您以为他是人才，不但，……而且在家里，看去，我一五一十的说，也是今之孝子！”

朱老惯例地用右手手指敲着桌面，这时他的气色又沉郁下去，没有说当维新时代的兴奋劲。

安大胡子明白老人的话中有刺，方在搜索思想用什么话凑付两句，

而老人却先接下去。

“他是人才！照大家讲，一下手从外国回来就被人捧，做教授，干银行……小官……。一见年纪大点的人，恭敬，和气，会说话，会对人，这些，我比不上，我——真比不上！就待我罢：到现在，天天碰头，天天垂手侍立，低声下气，外人谁不夸赞，我有什么说的。……唉！”

安大胡子点点头。

“所以咧，仙翁的福气在朋友里谁赶得上，不是瞎恭维。……”

老人又用指尖敲敲蓝花的酒杯边缘头摇一下，叹口气。

“您说福气，……我的亲生儿子，怎么说？但是他那点聪明为他自己可不见得是福气？近来，……您也许比我知道的更多，瞧吧，我懂得他的性格，更懂得他那点机灵，无论如何，……子孝父慈这另是一段，走着瞧吧，我为我，他为他，一句话！不需多讲。……”

老人虽是外貌上显见频唐，心思却仍然周密，向四座上瞟了一眼，静对着安大胡子，像表示不愿继续谈及他儿子的事情。

安大胡子猜透了七八分，不好明讲，也不敢说老人的执拗。急于更换论题好打破两人中间的闷气，恰好一个卖夜报的小贩往来兜售报纸，便留下两份，先递与朱老一张。

朱老顺手放在菜碟一边！道：

“您细细看罢，我不愿费眼睛，咱们静一会，你看报，我吃……酒！”

安大胡子虽善于言语，当这时候，也只好藉报纸做遮蔽，不能强说别的话了。

朱老尽着一口口把上好的竹叶青倒入喉中，然而沉默不能压住自己的

